



15:40

悲伤

15:35

的

15:30

精确度

15:25

15:22

Sorgenfri

15:20

[挪威] 尤·奈斯博 著
韩宜辰 译

15:15

失去生命并不是世上最糟糕的事情 最糟糕的是失去悲伤的理由。

15:10

15:05

15:00

悲伤
的
精确度

Sorgenfri

〔挪威〕尤·奈斯博 著
韩宜辰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悲伤的精确度 / [挪] 奈斯博著; 韩宜辰译. - 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13.10
ISBN 978-7-5442-6635-2

I. ①悲… II. ①奈…②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挪威-现代 IV. ①I53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622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3-204

Sorgenfri by Jo Nesbø

Copyright © 2000 by Salomonsson Agency AB.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lomonsson Agency AB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悲伤的精确度

[挪威] 尤·奈斯博 著

韩宜辰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马秀琴
特邀编辑 强 梓
装帧设计 金山 朱柳柳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90毫米×1280毫米 1/32
印张 12
字数 237千
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
印次 2013年11月第3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442-6635-2
定价 39.5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第一部

1 计划

我就快死了。实在没道理。计划不是这样的，至少我的计划不是这样。或许我一直不自觉地朝这个方向前进，但这不是我的计划。我的计划更好、更合理。

我看着枪口，心里很清楚事情是怎么开始的。死亡的使者。那个船夫。最后一笑的时刻到了。如果你能看到隧道尽头的光，那可能是喷出的火焰。最后落泪的时刻到了。我们本来可以度过美好的人生，只要照计划行事就好。最后的念头。大家都问人生有何意义，却没有人问死亡有何意义。

2 航天员

老人让哈利想起航天员。滑稽的小步伐、僵硬的动作、一对死气沉沉的黑眼珠，以及匆匆踩过木地板的鞋。好像唯恐一跟地面失去接触，就会飘进太空。

哈利看了看悬挂在出口白墙上方的时钟，下午三点十六分。窗外，波克塔路上满是行色匆匆的周五人潮。十月份低悬的太阳，映照在高峰时间车辆两侧的后视镜中。

哈利专心看着那个老人。亟须清洗的帽子和典雅的灰色外套，外套下

是花呢夹克、领带和穿旧的灰色长裤，裤缝又直又挺；脚上的鞋擦得锃亮，鞋跟处有磨损。这样的退休人士在梅杰斯图恩区似乎多的是。这并非猜测，哈利知道奥古斯特·舒尔茨现年八十一岁，之前是服饰零售商，除了战时有段时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待过一阵子，这辈子都住在梅杰斯图恩区。他每天都走过铃环街的陆桥去探望女儿，僵硬的膝盖就是在桥上摔过一跤的结果。他的手臂在手肘处弯成直角，伸向前方，更给人一种机器人的感觉。他的棕色拐杖吊在右前臂上，左手抓了张银行支票，准备拿给二号柜台后方的短发年轻人。哈利看不见银行员工的脸，但他知道那人凝视着老人，露出同情又不耐烦的表情。

三点十七分，终于轮到舒尔茨了。

丝蒂恩·格瑞特坐在三号柜台后方，她刚从一个头戴蓝色毛线帽的男孩手里接过一张汇票，正替男孩数出七百三十挪威克朗。每把一张钞票放上柜台，她左手无名指上的钻石就闪一次光。

哈利看不到，但他知道三号柜台前方有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，女人前后摇着婴儿车，大概是想让自己分心吧，因为婴儿已经睡着了。女人等着布莱恩女士替她服务。布莱恩女士正大声对电话那头的男人解释，他不能从别人的账户拿钱，除非该账户持有人签署同意书。她还说，自己还在柜台值班，讨论或许该结束了。

这时门开了，两个男人大步走进银行。一个是高个子，另一个比较矮，都穿着同样的工作服。丝蒂恩抬头。哈利看了看表，开始计时。男人冲向丝蒂恩所在的柜台，高个子走路的模样像是脚下有水坑；矮个子则步履轻快，仿佛身上容纳不了过度发达的肌肉。戴蓝帽子的男孩缓缓转身，一边走向出口，一边专心数钱，完全没看到那两个男人。

“嘿。”高个子的男人对丝蒂恩说，把一个黑箱子重重放在柜台上。矮个子推了推鼻梁上的反光墨镜，上前将另一个一模一样的箱子放在旁边。“钱！”他尖着嗓子，“开门！”

就像按下了暂停键，银行里的一切都冻结了，只有窗外的车流透露出

时间并未停止，还有时钟的秒针显示已经过了十秒。丝蒂恩按下桌子下方的按钮。一阵电子蜂鸣声响起，矮个子男人用膝盖把柜台门顶在墙上。

“钥匙在谁那里？”他问，“动作快，我们时间不多！”

“赫尔格！”丝蒂恩回头喊。

“什么事？”声音从银行内唯一一间办公室敞开的门内传来。

“赫尔格，我们有客人！”

一个戴眼镜、打着领结的男人出现。

“赫尔格，这两位男士要你打开提款机。”丝蒂恩说。

赫尔格·克莱门森眼神空洞地望着两个穿工作服的男人。男人现在跟他在柜台的同一边。高的那个紧张地瞥了大门一眼，矮的那个紧盯着这位分行经理。

“噢，对，当然。”赫尔格倒吸了口气，好像刚想起错过的约定似的，又发出一阵洪亮的狂笑。

哈利一动不动，把这些人每个细微的行动和姿势尽收眼底。他继续看着门上的时钟，但余光仍能看见那位分行经理从里面打开提款机，取出两个长形金属盒，递给两个男人。整个过程都在安静中以极快的速度进行。五十秒。

“老兄，这些给你！”矮个子从他的箱子里拿出两个模样差不多的金属盒交给赫尔格。分行经理咽了咽口水，点点头，拿起盒子放进提款机内。

“周末愉快！”矮个子说着挺直背脊，抓起箱子。一分半钟。

“等一下。”赫尔格说。

矮个子的身体一僵。

哈利吸着两颊，想让自己专心。

“收据……”赫尔格说。

两个男人瞪着这位矮小的灰发分行经理好一会儿，然后矮个子开始大笑。声音大而刺耳，还有些歇斯底里：“你真以为我们会没签名就走人？交出两百万却没收据！”

“呃，”赫尔格说，“你们其中一个上礼拜就差点忘记。”

“最近送货部好多新人。”矮个子说。他跟赫尔格分别在黄色和粉红色的表格上签字，然后交换表格。

哈利等到大门再度关上，才又看了看时钟。两分十秒。透过门上的玻璃，他看见白色的北欧银行运钞车驶离。

银行里的人继续交谈。哈利不需要数，但他还是数了。七个人。三个在柜台后，四个在柜台前，包括那个婴儿和一个刚进门的男人，男人穿工作服，站在房间中央的桌旁，正在支票收执联上写账号。哈利知道是写给阳光旅行社的。

“午安。”舒尔茨开始朝大门的方向移动。

时间是三点二十一分十秒。从这时起，一切都变了。

门开的时候，哈利看到丝蒂恩从文件中抬起头，又低下去。然后她又抬头，这一次速度慢了些。哈利的注意力移到大门。进来的那个男人已经拉下连身衣的拉链，抽出一把黑色和橄榄绿相间的AG-3自动步枪。一顶海军蓝的头罩完全遮住了他的脸，只露出眼睛。哈利从零开始数。

头罩的嘴部开始动，像个大脚怪玩偶：“不许动，抢劫！”

他并没有提高音量，但在狭小密闭的银行大楼中，这句话就像发射了一门大炮。哈利仔细打量着丝蒂恩。在遥远的车流声中，他听到男人扣动扳机，上了油的金属发出一声流畅的咔嚓声。丝蒂恩的左肩垮了下来，不细看还不会发现。

勇敢的女孩，哈利想，或许她只是吓坏了。奥斯陆警察大学的心理学讲师奥内曾经告诉他们，人如果害怕到一定程度，就会停止思考，按之前设定好的模式行动。奥内说，多数银行员工会在惊吓中按下无声的抢劫警铃。他也引述抢劫后的讯问简报，表示很多人事后都不记得自己是否按过警铃。他们都进入了“自动导航”模式。奥内说，银行劫匪也一样，预先设定要对任何阻止他行动的人开枪。银行劫匪越害怕，别人让他改变想法的机会就越渺茫。哈利全身紧绷，盯着银行劫匪蓝色的眼睛。

劫匪解开一个黑色旅行袋，扔过柜台上方。黑衣男子走了六步到柜台

门口，手往门上一撑，双腿越过门，站到丝蒂恩的正后方。丝蒂恩仍然坐着，表情空洞。很好，哈利心想。她相信自己的直觉，她不想盯着劫匪看，免得激怒对方。

她还没出现惊慌的反应，但哈利看出丝蒂恩的胸口在起伏，她的白上衣变紧了，衣服下面窄小的胸腔似乎挣扎着要吸气。十五秒。

她清了清喉咙。一次，两次，总算让声带发出声音：“赫尔格。提款机钥匙。”尽管三分钟前才说过类似的话，但此刻丝蒂恩的嗓音已经低沉沙哑得像变了个人。

哈利看不到他，但他知道赫尔格已经听到劫匪的说话声，而且已经站在办公室门口了。

“快点，不然……”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在一阵沉滞的停顿中，整个银行只有舒尔茨的鞋底在木地板上拖曳的声音，像两把刷子反复慢速擦过鼓面。

“……他会开枪杀我。”

哈利看着窗外。外面通常会有一辆没熄火的汽车，但他没看见。只有经过的汽车和行人模糊的影子。

“赫尔格……”她的声音在乞求。

快啊，赫尔格，哈利暗暗催促。他对这位老银行经理略知一二，知道他家里有两只纯种贵宾犬，还有妻子和最近被男友搞大肚子后被抛弃的女儿。他们已经收拾好，准备等赫尔格一回家，就开车去山上的小木屋。此时此刻，赫尔格觉得自己沉在水里，像身处慢动作的梦境中，不管多么想加快速度都没有用。然后他进入了哈利的视野。银行劫匪抓住丝蒂恩的头发一扯，站到她后方，自己则面对赫尔格。赫尔格像个必须喂马却又怕得要命的孩子，站得老远，整条手臂伸得直直的，手里抓着一串钥匙。面罩男在丝蒂恩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，把步枪对准赫尔格。赫尔格踉跄地退了两步。

丝蒂恩清了清喉咙：“他说，打开提款机，把钱放进这个黑色旅行袋。”

赫尔格茫然地盯着对准他的步枪。

“你有二十五秒，之后他就会开枪。对象不是你，而是我。”

赫尔格张开嘴又闭上，好像想说什么。

“快点，赫尔格。”丝蒂恩说。

抢劫从开始到现在过了三十秒，舒尔茨已经快走到大门了。分行经理在提款机前跪下，看着那串钥匙。钥匙共有四把。

“还有二十秒。”丝蒂恩的声音响起。

梅杰斯图恩区警局，哈利想。巡逻车已经出发，相隔八条街，现在是星期五的高峰时间。

赫尔格发抖的手指取出一把钥匙，插进锁孔，钥匙插进一半就卡住了。他更用力地往里戳。

“十七秒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他开口。

“十五秒。”

赫尔格拔出钥匙，换了一把再试。插进去了，却转不动。

“老天……”

“十三秒。赫尔格，用贴绿胶带的那把。”

赫尔格盯着钥匙，仿佛他从来没见过这串东西。

“十一秒。”

第三把钥匙插入、转动。他拉开门，转向丝蒂恩和那个男人。

“还有一个锁要开……”

“九秒！”丝蒂恩喊。

赫尔格发出一声呜咽，手指滑过凹凸不平的钥匙边缘，眼前一片昏花。他像盲人触摸盲文那样，摸索着钥匙边缘，想找出正确的那把。

“七秒。”

哈利仔细听着，还没听见警车鸣笛。舒尔茨握住了大门的把手。

一声金属的咔嚓声，整串钥匙掉到地上。

“五秒。”丝蒂恩低声说。

大门开了，马路上的声响涌进银行。哈利好像听到远方有熟悉的濒死

哀号。那声音又响了。警车声，然后大门关上了。

“赫尔格，两秒！”

哈利闭上眼，数到二。

“开了！”赫尔格大叫。他打开第二道锁，半蹲着拉扯卡住的钱箱，“等我把钱拿出来就好！我——”

一声刺耳的尖叫打断了他。哈利看着银行的另一头，有个女人呆若木鸡地站着，望着那个一动不动、拿枪抵住丝蒂恩脖子的银行劫匪。丝蒂恩的眼睛眨了两下，一声不吭地朝婴儿车的方向点了点头，小孩的尖叫声更响亮了。

第一个钱箱松脱时，赫尔格差点一屁股坐倒在地。他拉过那个黑色旅行袋，在六秒内把钱全扔了进去。赫尔格按照要求拉上袋口的拉链，站在柜台边。一切指示都通过丝蒂恩的嘴传达，现在她的声音听起来惊人的冷静。

一分钟零三秒。抢劫完成，钱全进了旅行袋。几分钟后警车就会抵达，四分钟内其他警车会挡在银行四周的逃跑路线外。劫匪全身的细胞一定都在大叫“他妈的该走了”。然后，发生了一件哈利想不通的事。完全不合理。劫匪不但没逃跑，还一把扯过丝蒂恩的头发，将她转了半圈，面向自己。哈利眯起眼睛。他这几天得去检查一下视力，但他还是看到了。丝蒂恩被迫望着面前那个看不见脸的施虐者，听进他对她低声说的话之后，她脸上呈现出缓慢、渐进的变化：两道纤细、修剪整齐的眉毛，在眼睛上方弯成了两个“S”，眼睛像要跳出眼眶似的瞪得老大，上唇向上扭曲，嘴角下垂成惨笑的表情。婴儿不哭了，这场啼哭来去都很突然。哈利用力吸了口气。因为他很清楚：这是冻结的画面，精湛的影像。刹那间，两个人被镜头捕捉，一个对另一个判决死刑。戴面罩的脸与无助的对手之间，有两只手掌宽的距离。死亡使者和他的受害人。枪对准她的喉咙，一条细链悬着一个心形金坠子。哈利看不到，但他仍然能感到在她纤细皮肤下跳动着脉搏。

一阵模糊的声音响起。哈利竖起耳朵。但那不是警车，而是隔壁房间的电话。

面罩男转头，看了看吊在柜台后方天花板上的监视摄像头。他举起一

只手，伸出戴着黑手套的五根手指，握拳，然后伸出食指。六根手指。多用了六秒。他又转向丝蒂恩，双手把枪握在腰际，枪口向上指着她的头，双腿微微分开好抵抗后座力。电话还在响。一分十二秒。钻石戒指在丝蒂恩半举着的手上闪烁，仿佛在向谁道别。

就在三点二十二分二十二秒时，他扣下扳机。枪声尖锐又空洞，将丝蒂恩的椅子打得后退，她的头在脖子上晃着，像个肢体残破的布娃娃。随后，椅子整个翻倒，丝蒂恩的头撞上了桌角，发出一声闷响，然后消失在哈利的视野中。原本贴在柜台上方的玻璃隔板、写着北欧银行新退休方案的海报，也成了一片血红。哈利现在只听到愤怒、不肯妥协的电话铃声。戴面罩的劫匪拿起旅行袋。哈利得做个决定。

劫匪跳过柜台，哈利下定决心。他飞身离开椅子，跨出六步，抵达，接起电话：“有话快说！”

在他说完这句话的空当，他听到客厅电视中警车的鸣笛声、邻居家传来的巴基斯坦流行歌曲，还有走上楼梯井的沉重脚步声，好像是麦德森太太的。电话那边传来一声轻笑，笑声来自曾经的一次邂逅，尽管时间不算太久，却让人觉得遥远而陌生，就像哈利百分之七十的人生经历，不时以含混的谣传、完全虚构的事实，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不过现在这个是他能够确认的往事。

“哈利，讲话还是这么有男子气概啊？”

“安娜？”

“哇塞，哈利，了不起。”

哈利感到一阵甜甜的暖意冲上胃部，几乎像威士忌，但只是几乎。他从镜中看到钉在对面墙上的一张照片，那是年幼的他和妹妹多年前在维斯顿市过暑假时照的。照片里的两人露出孩子的笑容，相信不会有不幸降临在自己身上。

“哈利，你星期日晚上都做什么？”

“嗯。”哈利听到自己自动模仿起她的声音：稍显低沉、拖着尾音。他不是故意的，至少现在不是。他咳了一声，改用更中性的音调：“做普通人做

的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看录像带。”

3 痛苦屋

“看过录像带了吗？”

在老旧办公座椅的咯吱声中，哈尔沃森警官靠进椅背，望着资历比他多九年的同事哈利·霍勒警探，年轻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

“当然。”哈利的拇指、食指滑下鼻梁，露出充血双眼下的两个眼袋。

“看了整个周末？”

“从星期六早上看到星期天傍晚。”

“噢，至少你星期五晚上好好享受过了。”哈尔沃森说。

“的确。”哈利从外套口袋里拿出蓝色档案夹，放在面对哈尔沃森的桌子上，“我看过笔录了。”

哈利从另一个口袋拿出一小包灰色的法国殖民地牌咖啡。他和哈尔沃森共用的办公室位于格兰区警察总署六楼的红区，几乎在走廊尽头。两个月前，他们买了一台蓝奇里奥意大利浓缩咖啡机，现在这台机器就傲立在档案柜上。柜子上方有个相框，照片中一个女孩坐在桌前，双腿跷在桌上，一张雀斑脸看似怪模怪样，实际上她只是笑得有点夸张。背景就是这间挂着照片的办公室。

“你知不知道每四个警察里面，就有三个没办法正确写出‘没意思’这个词？”哈利边说边把外套挂上衣架，“他们不是漏掉t和r之间的e，就是……”

“有意思。”

“你周末做了什么？”

“星期五，因为有个匿名的疯子打电话说有汽车炸弹，我把车停在美国大使的公馆外，在车里坐了一整夜。当然只是虚惊一场，但现在情况这么敏感，我们只有在那边待着。星期六，我去找我的真命天女。星期日，我认定她不存在。你从笔录里找到什么跟劫匪有关的资料了？”哈尔沃森量好咖啡，放进两人份的滤网中。

“什么都没有。”哈利说。他脱掉毛衣，毛衣下面是件深灰色的衬衫。衬衫以前是黑色的，现在只隐约看得出“暴力妖姬”几个词。他哼了一声坐进办公椅。“没人报警承认抢劫案发生前在银行附近看到我们要找的人。有人从波克塔路上的7-11便利店走出来，看到一个男的跑上工业街。吸引那人注意的是那个头罩。银行外的监视摄像机拍到这两个人，劫匪当时在目击者眼前，走过7-11外的资源回收箱。他所说的事情当中，唯一有意思而且录像带上没有的，是劫匪在离工业街稍远一些的地方过了两次马路。”

“一个不知道该走哪边人行道的人。听起来没什么意思。”哈尔沃森把两人份滤网放进滤器把手，“两个e，一个r，一个s。”

“哈尔沃森，你对银行抢劫案真的不熟，对吧？”

“我怎么会熟？我们是抓杀人犯的。抢劫案叫海德马克郡的那些人去办就好了。”

“海德马克郡？”

“你从抢劫案专案组走过来的时候没注意到吗？农村方言、针织羊毛衫。但你的重点是什么？”

“重点是维克多。”

“那个驯犬师？”

“这是老规矩。狗是第一个到现场的，有经验的银行劫匪都知道。一只好狗可以追踪逃跑的劫匪，但如果他过了马路，路上又有汽车开过，狗就闻不出气味了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哈尔沃森拿填压器把咖啡压紧，最后转一下把表面抹平。

他认为这个动作足以区分专业和外人。

“这点证实我们碰到了有经验的劫匪。光凭这个事实，就代表我们可以把寻人范围大幅缩小。抢劫案专案组组长跟我说……”

“你说艾弗森？你们两个不是在冷战吗？”

“对，但他当时是对整个调查小组说话。他说奥斯陆的银行劫匪不到一百人，其中五十人不是蠢得要命、吸了毒，就是疯子，我们几乎每次都能逮捕归案。这半数人已经在坐牢，可以不必理会。其他四十人的作案技巧熟练，只要有人帮他们做计划，就能成功逃脱。另外还有十个‘专家’，会攻击运钞车和现金处理中心。要抓到这些人，我们需要靠运气，还要随时注意他们的行踪。这些人目前正在接受讯问，看他们当时是否在场。”哈利瞥了咖啡机一眼，它仿佛坐在档案柜上咯咯大笑。“我星期六也跟鉴定组的韦伯谈过了。”

“韦伯不是这个月要退休吗？”

“有人犯了个错，他到夏天都不会走。”

哈尔沃森笑了：“那他现在一定更不爽了。”

“没错，但原因不是这个。”哈利说，“他那批人屁也没找到。”

“完全没有？”

“没指纹，没头发，连衣服纤维都没有。而且你可以从脚印看出他穿的是新鞋。”

“所以他们没办法跟其他鞋子比对磨损度了？”

“当然。”哈利故意把声音拖长。

“劫匪的武器呢？”哈尔沃森端了一杯咖啡到哈利桌上。他抬起头，看到哈利的左眉挑高到快跑进短短的金发里了：“抱歉，我是说谋杀犯的武器。”

“谢谢。没找到。”

哈尔沃森坐到自己办公桌旁，啜着咖啡。“那么，简单来讲，就是有个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走进人多的银行，抢走两百万克朗，杀了一个女人，又大摇大摆地出去，走上挪威首都市区里一条人少车多的街，那条街离警察局只有几百米，而我们这些领工资的职业警察却连一点线索都查不出来？”

哈利缓缓点头：“也不是一无所所有。我们有录像带。”

“就我对你的了解，整卷带子你应该每秒都滚瓜烂熟了吧？”

“何止每秒？每十分之一秒我都熟。”

“目击者报告你也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吗？”

“只有舒尔茨的。他跟我说了一大堆有关‘二战’的趣事，连服饰界竞争者的名字他都能倒背如流，还有‘二战’期间帮忙没收他家财产的‘挪威好人’等等，偏偏他就是没发觉当时发生了抢劫案。”

他们沉默地喝着咖啡。雨点打在窗户上。

“你喜欢这种生活，对吧？”哈尔沃森忽然开口，“整个周末都一个人在家追逐鬼影。”

哈利微笑，但没回答。

“我以为你现在有了家庭责任，就会放弃单身生活。”

哈利对这位年轻同事露出警告的表情。“我可不确定自己这样想。”他慢吞吞地说，“我们又没同居。”

“没错，但蕾切尔有个小儿子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他叫奥列格。”哈利边说边朝档案柜走去，“他们星期五飞莫斯科了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去打官司。孩子的父亲想要监护权。”

“噢，对了，他人怎么样？”

“嗯。”哈利把咖啡机上方那张歪掉的照片扶正，“他是蕾切尔在那里上班时认识的教授，后来他们结了婚。蕾切尔说，他家很有钱，很传统，很有政治影响力。”

“所以他们认识几个法官喽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但我们觉得应该没关系。大家都知道这男的是怪人，酗酒成瘾又没什么自制力。你也知道这种人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

哈利立刻抬头，正好看到哈尔沃森收起笑容。

几乎每个警察总署的人都知道哈利有酗酒问题。现在，酗酒已经不足

以作为遣散人民公仆的理由，但仍然不允许在上班时间喝得烂醉。上一次哈利故态重演时，上面已经有人提出要开除他，但比雅尼·莫勒，就是犯罪特警队队长，执意把哈利收进保护伞下，恳求看在特例的分儿上通融一次。这个特例就是咖啡机上那张照片中的女人——爱伦·盖登。爱伦是哈利的搭档和密友，她在奥克西瓦河河畔的小路被人用球棒活活打死。哈利勉强振作起来，但这个伤口仍隐隐作痛。尤其是这个案子在哈利眼中，一直还有疑点尚未澄清。哈利和哈尔沃森找到新纳粹分子斯维尔·奥尔森涉案的鉴定证据时，汤姆·沃勒警监立刻前往奥尔森住处逮捕他。奥尔森显然朝汤姆开了一枪，汤姆为求自保开枪还击，一枪击毙了他。至少汤姆的报告上是这么写的，而枪击现场和独立警察机构的调查都没有异议。另一方面，奥尔森杀害爱伦的动机始终不明，除了因为他涉嫌非法买卖枪支，导致奥斯陆近年来枪支泛滥，而爱伦正好握有证据之外。但奥尔森不过是个喽啰，警方对这件谋杀案的幕后主使依旧毫无线索。^①

哈利在顶楼的密勤局短暂客串了一阵，又申请调回犯罪特警队，调查爱伦·盖登的案子。密勤局听到他要调离，高兴都来不及，莫勒也乐意让他重返六楼。

“我上去一下，把这个给艾弗森。”哈利嘀咕着，扬了扬那卷 VHS 录像带，“他想跟那个新来的模范生一起看。”

“哦？是谁？”

“一个今年暑假才从警察学校毕业，而且光看录像带就侦结掉三件抢劫案的女人。”

“哇！漂亮吗？”

哈利叹口气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脑袋里就不能装点别的吗？我希望她真有能力，别的我都不管。”

“确定是个女的？”

“隆恩夫妇为了好玩给儿子取名贝雅特，也不是不可能啦。”

^①爱伦之死的故事见 *Rødstrupe*。